



理性·求真·论衡·求是

观察与思考



新质生产力

⑤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6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对外公布。这样一个全面贯彻中央部署、深刻把握省情实际的《决定》,强调真抓实干和切实可行的《决定》,必将激发四川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新动能。

城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载体。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成都如何系统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如何加快融入全球城市产业体系?如何培育新兴与未来产业?本期《理论周刊》推出“10讲新质生产力”第五讲,邀请专家学者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新质生产力看城市产业发展逻辑

黄浩森

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章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第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第二,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三,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第四,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五,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成果转化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强化枢纽功能 链接全球资源

刘军伟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强调“要坚持‘川渝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当今世界,谁能快速便捷地链接全球,谁就能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枢纽”,进而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甚至全球城市。成都都要打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应突出以下四个着力点,努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关键位置,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强化“枢纽”链接全球能力。

以产业协作分工为纽带,通过主动参与分工协作,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分别直接作用于推动科技流、资金流、商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循环流动,能增强成都在国际供应链体系中的话语权和配置力。为此,成都可深入实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集中打造服务“一带一路”的资产管理服务平台、联合创新平台、贸易服务平台等,集聚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以及为企业提供展示、交易、支付等服务,加快构建链接全球尤其是

链接泛欧泛亚的供应链服务网络,增强“成都服务”全球链接能力。

以科技创新竞合为关键,通过主动参与全球创新竞合,推动创新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提升全球竞争力。应特别注重国际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因为当今世界新技术持续涌现并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深度应用,只有加强开放创新,才能勇立全球创新潮头,创造新产品、催生新产业、形成城市持续发展新动力。成都可主动搭建科技信息交流平台,发起核心技术国际联合攻关计划,支持企业“走出去”,在创新密集区域设立“跟踪型”研发中心;同时,依托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等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在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和国际技术转移中示范先行。

以要素配置优化为目标,通过汇聚全球资源要素,持续优化本地及所在区域生产要素组合,保持并提升高端要素的汇聚融通能力,实现要素持续优化、组合创新,提升要素配置运筹效率。应特别注重国际高端要素的持续集聚,因为成都作为西部地区最有基础和条件吸附全国乃至全球要素的超大城市,肩负着汇聚高端要素,引领和服务整个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在国际高端人才集聚上,建议主动探索推

行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引才、项目合作引才等柔性引才模式,争取开展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技术移民试点,构建海外科技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资本要素汇聚融通上,建议加快建设“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引进银行、保险等境外金融机构,争取境外证券、期货等交易所设立服务基地,提升资本运筹能力。

以国际通道“硬联通”为基础,通过推动内外通道互联互通,提升对外畅达全球能力和对内网络化连接水平,缩短全球供应链响应时间和系统成本,为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提供坚实支撑。基于成都内陆城市的特征,建议持续提升国际空港枢纽及“空中通道”与全球城市的链接能力,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加大国际航线政策扶持,着重增强对洲际以及南亚、中亚、西亚等重点区域航线的复航,拓展与全球主要客货枢纽航线高效衔接的洲际10小时、亚洲5小时航程圈。着力增强国际陆港枢纽及国际班列通达欧洲、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能力,率先探索构建陆上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创新异地货站、海外货站新模式,争取中海运、中国林业等大型央企国企参与国际班列运营,提高国际班列运营组织质效。

(作者系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

聚焦三大引擎 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郭雪飞

新质生产力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发展方向,融合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式,并实现新的重大跃迁的生产力。

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制高点,也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阵地。成都在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上具有较好基础。成都要抢抓机遇,重点锚定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竞争力,聚焦创新、人才和产业三大引擎,夯实生产力基础,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第一,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研发竞争力。创新,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直接动力。成都都要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更要聚焦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一是重点瞄准创新药、航空、芯片等优势赛道。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争取在蓉设立国家药品审评分中心,便利化创新药审评,加快国家高端航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等重点;二是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提升成都规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规模,

提高规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研发质量,提升全国研发竞争力。

第二,依靠人才驱动力,提升人力竞争力。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原动力。新质生产力的竞争,源头是人才的竞争。成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主要布局在西部科学城、未来科学城等区域,加强城市新区政策和环境引才聚才力度尤为重要。一是深化城市新区人才发展机制改革。加快探索城市新区人才机制,鼓励一批中高端人才带着技术股份成为新型市民,建立统一规范灵活的中高端人力资源市场,推进功能一体化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健全人才柔性流动机制,联合共建人力资源开发基地;二是打造新生代创业环境。“90后”“95后”是数字经济就业的主力军,营造城市的创业文化氛围,打造优良居住条件,提供便利交通设施,形成年轻人创业的新环境。

第三,依靠产业驱动力,提升发展竞争力。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必须要通过高水平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来实现。成都要围绕龙头企业,优先给予空间、资金等产业要素支持,面向上下游精准发力,培育具备根植性的

企业。一是加快转型类产业发展。要加强产业规模大,但产业进入存量发展阶段的转型类本土企业培育壮大,如智能终端、汽车(新能源汽车),并支持企业产品创新、市场推广创新,拓展产品新赛道;二是重点扶持未来潜力产业。加快引具规模,且处于快速增长中的潜力类产业扶持力度,如轨道交通、航空发动机、高端医疗器械、工业无人机产业等,以应用促发展,深挖细分领域,打造专精特新、单项冠军。

与此同时,要依靠发展规划的制定,提升政府引领力。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加快重塑,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融合渗透,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并加速更新,新一轮新质生产力竞争加剧。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都在抢抓机遇,纷纷出台实施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行动计划与配套政策,带动全国掀起发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良好势头。成都都要加快研究制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规划,在新一轮新质生产力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

(作者系成都市社会科学院成都研究院副院长)

城市产业发展逻辑正在迭代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本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城市作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各种生产资料发生化学反应,获得最大效益的“载体”。当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所形成的现代产业反过来也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竞争力,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等,必将同步引发城市产业发展逻辑的迭代。从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发现,在工业化发展的开端,城市普遍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人口加速聚集和空间快速蔓延的规模扩张阶段。

比如上海,以支撑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为使命,从1952年到1992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重工业年均增长达到了20%,对GDP增长29倍起到关键支撑作用。二战后的日本东京,以海外贸

易带动制造业振兴,到1960年聚集了日本11%的工业企业、15%的工业从业者,随着工业加速聚集,其建筑用地的总面积扩大1.31倍,人口密度提高1.34倍,实现经济体量的快速提升是这个阶段城市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

但是,城市聚集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一些结构性问题就会逐渐凸显,比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利用的边际效益下降等,以提升经济效益为取向调整发展方式,成为城市突破阶段性困局的共性选择。比如,伦敦在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大力推动金融、法律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从1961年的165万减少到1981年的65万,也就是说,在追求经济体量扩张的同时,实现经济体系的质效优化,成为这一阶段城市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

随着城市深度嵌入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加速重构,提高先进性、引领

力、控制力逐渐成为头部城市的追求。那些掌控科技产业话语权、贸易规则制定权、利益分配权的核心枢纽城市,通过构建各个相关主体、环节、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生态体系,实现了能级优势的跃升。

比如,成都通过构建“5+N”产业生态,截至2023年,成功培育9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在GaWC城市排名中连续实现两个等级的跨越,进入Beta+的阵营。这也意味着城市产业发展进入了以生态一体、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

新质生产力伴随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引致的产业跃迁升级而形成,这也印证城市产业发展的逻辑开始向以创新功能为牵引,生产效能为支撑,经济热能向外辐射为表征的转变。总体来看,城市产业进化的逻辑经历了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到以效率提升为主要特征,再到以生态一体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了从量的快速提升,到质的优化提高,再到能的大幅飞跃。

如劳动具有可塑性,劳动者可以通过不断的积累知识、创造知识,并且将新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一些新兴要素也闪亮登场,并且表现出变革要素组合方式的独特能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大家这些年来最关注的,数据通过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三次价值赋能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成为当前城市竞争的主要领域。

从微观主体来看。居民、企业、政府都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三大微观主体,从不同层面影响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居民的作用源于需求层次的变化,从生存型到发展型再到享受型需求,这些需求需要通过消费活动来作用于城市产业的发展,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产品服务的供给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进而牵引城市产业的变迁。企业的作用主要是源于其组织生产要素方式的演变,当前城市产业的组织方式由原来的“链条式”逐渐向“共生型、平台型、生态型”发生变化。政府的作用则主要在于其职能模式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沿着“替代市场—协同市场—服务市场”演变,政府逐渐呈现出“全能型—效能型—服务型”的发展路径。

生态。另一方面也需要将产业的布局从单一城市扩大到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区域范畴,形成以核心城市为引领、周边城市为支撑的一体化发展区域生态,为要素运筹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再者,新质生产力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强调未来产业的培育壮大、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一方面需要城市在技术演进的趋势中去把握人工智能、前沿生物、先进能源等未来产业的“新风口”,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城市以提增效益、提高效率、提升效能为导向,重视新偏好的形成、引导新资源的创造以及着力实现制度的改革创新,进而推动产业体系整体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作者系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促成城市产业进化的关键因素

是哪些因素促成城市产业进化的差异?城市是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产物,本身就处于动态变化中,且是一种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有机经济体,其保持生命活力需要不断有经济要素的投入、流动、循环以及与外部的能量交换,而城市功能、城市空间、生产要素、微观主体,这四者是促进城市产业进化的关键因素。

从城市功能来看。随着城市主导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生产功能得到加速强化,随后为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催生了与工业功能相匹配的金融、科技、信息等服务功能,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多元化带来产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当前,城市越来越强调抬升在全球的位势获取新的竞争优势,普遍将发展思路转变为“城市战略—功能体系—产业支撑”,城市功能已经成为引领城市产业变迁的主导型因素。比如2000年以来上海城市功能定位就从综合性工业城市向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转变,产

业的发展也实现了从“轻纺工业—重化工业—服务经济—‘五型经济’”的同步变迁,功能的完善和产业的演进同频共振,形成了城市强大的综合实力。

从城市空间来看。城市的产业空间向聚集大工厂的传统工业区向产业专精化发展的开发区、科学城、商务区,再向各个主体深度链接的生态型经济区域演变,而城市的市域和区域空间则呈现出“极核集聚—单核心蔓延—多节点疏散—多核心协同”的阶段演变特征。这个过程中“产城人”深度融合的必要性愈发凸显,产业的空间也已经演进了功能集成式的空间,由此支撑产业组织方式的革新。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在园内形成核心商务区、科教创新区、文化会展区,深圳打造的摩天工厂推动工业上楼就是这一趋势的最好体现。

从生产要素来看。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具备比较鲜明的特质,比如劳动的可塑性、土地的稀缺性、金融资本的逐利性和技术的创造性等,这些特质使得各个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加丰富,比

系统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

当前,在以生态一体、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把握影响城市产业进化的新因素和其发挥的新作用,成为城市进位发展的关键。在以部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观察对象,运用城市产业生态一体化发展指数进行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从2017年到2022年,被观察城市的生态一体化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升,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一线城市稳居前五位,而成都上升的态势很突出,排名的增幅位列13个被观察城市之首。面向未来,城市还需要充分理解和系统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掌握城市发展主动权,推动产业的持续迭代升级,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

命性突破而催生,强调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并及时将这些创新成果运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这就需要城市加快建立起贯通从“0到1”的原始创新,从“1到10”的创新成果转化,以及从“10到10000”的创新产业化的整个创新生态链,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为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的大科学装置,以及牵引科技成果以更短路径转换的创新型企业都应当成为城市关注的重点。

其次,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催生,强调传统要素的顺畅流动、新兴要素的融合运用。一方面需要城市通过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与产业实体相匹配,构建多维度网络化协作的产业